

《眼睛》丛书

北京 滋味

陈冲



中国城市出版社

北京滋味

陈建功

中国城市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滋味/陈建功著.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5. 6

(眼睛丛书)

ISBN 7-5074-0736-5

I. 北… II. 陈… III. 杂文-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6823 号

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和平里西街小黄庄路 1 号 邮编:100013)

电话:4235833 传真:4214573

封面设计:孙琳 责任印制:王质麒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960 毫米 1/32 印张:4.75

字数:75 千字 印数:1—6000 册

定价:3.80 元

序

我们处在一个特别好糊弄的时代。

譬如我，居然也被人说成了研究北京的行家。

其实，对北京所知多少，我自己的心里最明白。

第一我不是北京人；第二我尽管7岁来京，却一直住在一个高等学府的高墙里，和真正北京平民的生活相隔绝；第三，我步入社会谋生之初，又到京西的煤矿挖煤去了，虽说是彻底地平民化了，却又和北京市区平民的生活拉开了地理距离……坦率地说，时至今日，许多北京人不经意说出的掌故趣闻、奇谈妙语，还每每使我目瞪口呆。

当然，我也就是在心里“目瞪口呆”而已，在北京人面前，还得不动声

色，人模狗样地充内行。回到家，赶紧把这“目瞪口呆”记在本子上就是。谁让你们把我架到“行家”的位置上了呢。不“人模狗样”一番，对得起你们吗？

那，你你你，你怎么还敢把你的文章凑成这本书，还敢起名叫《北京滋味》？

其实这倒没什么可惊诧的。或者说，其实这正是题中应有之义。

“少见多怪”的家伙说起北京来，或许比“见怪不怪”的人更有滋有味儿。在文化人类学里，这叫“文化震惊”。

因此，把自己“品北京”所感到的一点文化“滋味”，加上“在北京‘品’”所得到的一点人生“滋味”，咸集于斯，和众人分享，倒还有一点自信。

这本小书所选随笔，即以此为题旨。

需要说明的是，怕对不起读者，在我已出的随笔集中收录过的文字，即便内容和“北京滋味”相关，亦不复选。本书文章，皆系1993年、1994年所作。

是为序。

1994. 秋于京华

目 录

“京味儿”三品	(1)
胡思乱想	(5)
不知好歹	(9)
让人喂了一口“仙丹”	(12)
玩幽默与品幽默	(18)
鲁迅对还是爸爸对	(22)
侍候月子	(25)
“跌份儿”	(29)
芳芳的日记	(34)
“拆”	(37)
“不惑”之言	(40)
“仪式”的魅力	(45)
不是“材料”	(49)
名片	(53)

瞎想	(57)
“文化”可餐	(60)
骗吃骗喝	(63)
“外宾除外”	(66)
羞愧	(69)
“理直”与“气壮”	(75)
情痴不关风与月	(79)
我妈逼我考大学	(84)
尴尬：胡同与徐勇	(89)
假充圣人	(93)
我们得到了什么以及我们 还梦想什么	(98)
“世界冠军”宁有种乎？	(103)
都市的港湾	(105)
痛兮银锭桥	(108)
北京滋味	(112)

“京味儿”三品

听台湾人说过，也听香港人和广州人说过，他们喜欢“京味儿”。

“特别是你们北京的女孩子，说话可真好听呀——‘您好，您从哪儿来？’……”他们给我学起北京话来，那样子真诚极了，只是凡需要“儿”化的地方，都化得不对，硬邦邦地把那个“儿”念了出来。

在他们的印象里，北京话里的那个“儿”字，一定是最要紧的，是北京话的全部魅力所在。他们不知道，光学会了“儿”，离北京话的精髓还差得远，特别是您再把那“儿”说得跟“儿子”的“儿”一样理直气壮，您就更是南辕北辙。

北京话里，比“儿”更有趣的地方可有得是。譬如夸饰。说这老头儿硬朗，他说：“这老头儿，

硬硬朗朗儿的！”一个双声叠韵，那夸饰的味道就出来了。也有的夸饰用加衬字的办法：“瞧这天儿，灰不拉叽的！”“灰”，当然是不言自明的，“不拉叽”是什么意思？匪夷所思。不过，不加上，就不是北京人；不加上，他怎么说怎么觉得意犹未尽。

咂摸出了这个味儿，您对“京味儿”的了解才算是入了品。

您要是再往深了咂摸咂摸呢，比这更棒的夸饰、更形象的夸饰，当然比比皆是，不过，北京人就得把动词搬上阵来了。说花香：“嗬，这花，香喷喷儿的！”这还是双声叠韵。说：“嗬，这花，打鼻子香！”香气已非“扑鼻”可比，简直成了金猴奋起的“千钧棒”了。说粪臭“臭气烘烘的”同样最是常见，可北京人好像“语不惊人死不休”似的，得说：“臭得挂鼻子，到这会儿还臭呢！”似乎臭气要是不让他用语言给安上钩子，挂到鼻子底下，就绝不足以言其臭。

能“挂”的，当然也不仅是臭气。“病了？脸上可挂灰了啊！”您瞧，颜色也能“挂”。“好吗，唱得跟马老板似的，真挂味儿！”这更绝啦，唱腔的“味儿”是什么，你能摸得着吗？可人家觉得，唱戏的佳境，就是能把那“味儿”给“挂”住，这

比说“绕梁三日，余音不绝”如何？

我不是北京人，可我爱琢磨北京人，当然也爱学北京话。我想，品到了这个份儿上，虽说已然不错，可好像也只能说是渐入佳境而已，还不能说品到了京味儿的最高境界。

京味儿的最高境界，是北京人的思维方式。

譬如，不知你注意到没有，北京人常挂在嘴边儿上的一句话是什么？

“……是得涨点儿价，老让政府贴钱给咱们，咱不落忍不是？可话又说回来，太邪性了也不行，受不了啊。唉，话又说回来了，怎么着也得挨这一刀，改革嘛，不动真的，行吗？……”

北京人爱把事情颠来倒去地想，替人家找辙，替自己宽心。“话又说回来”就是这找辙的证明。

“……动真的，没事，有受不了的没有？都能受，我怕什么呀！等别人都嫩嫩了，我们家还有一张‘全国山河一片红’，卖了，且吃一阵子呢……”

北京人就这么从容不迫。您可以不时地听出这从容不迫。

您当然还可以听出其他的，譬如幽默、自嘲、优越……等等。

和外省的朋友们聊上这一段，并不是非让您

也跟我似的，品“京味儿”。您也可以不品“京味儿”，而在本地品您的“方味儿”，一样会趣味盎然。

现代生活中的人们，天天都在吃文化的快餐，“品”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不过，我还是希望自己保留一点“品”的味蕾，不至于使人生变得索然无味。

胡思乱想

我这个人爱胡思乱想。我也不知道是这天性使我选择了编小说的职业，还是编小说的结果，养成了这毛病。

胡思乱想的结果，是时不时要发表一些奇谈怪论。比如有一位护士小姐向我抱怨，她所负责的那个病房里有一位“老色鬼”——“都半身不遂了，还那么坏呢！”她告诉我，护士们给他打针，绝不敢到他尚能动弹的一侧，否则，他会把那枯干的手伸过来，往你腿上乱摸。“气得我们拿巴掌扇他——也不敢太使劲儿——反正是一边扇，一边骂：‘都要死啦，还冒坏水儿哪！’”这故事让我开心好半天。我告诉这位小姐，得饶人处且饶人，“理解万岁”嘛。人之将死，谁不热爱生活？那“老家伙”是否真的就是好色？是要表达他留恋生

活，留恋青春的念想也未可知。小姐听了我的“高论”，眼儿瞪得溜儿圆，说：“噢，你就是靠这些胡思乱想当上作家的呀！”于是我便更开心，告诉她，光靠胡思乱想，当不了作家；可要想当作家，非得胡思乱想。

我知道我这一回的胡思乱想和奇谈怪论都未免有些高雅，大概会惹得一些人不高兴。举这样极端的例子是因为，这位小姐也喜欢文学，不过，她对生活的看法却永远是人云亦云。我想告诉她，胡思乱想是人生的一乐儿。至少，吃文学这碗饭，常常靠它化腐朽为神奇。

“作家就是这样一些人：别人把某些事看成白的，他们偏偏看成黑的；别人把某些事看成绿的，他们偏偏看成蓝的。”这话好像是司汤达说的。

大概这就是在有些人眼里，作家不那么招人喜欢的原因。

然而，大概这又是在另一些人眼里，作家挺招人喜欢的原因。

俄国的文豪托尔斯泰，保不齐就是一个爱胡思乱想的家伙。不然，整个彼得堡都闻名的荡妇，到了他的笔下，怎么成了大无畏地追求爱情，向整个上流社会挑战的安娜·卡列尼娜？咱们中国的曹雪芹他老人家也够有胆儿的，大观园的“顽

主”贾宝玉，到了他的笔下，也怪可人疼的呢。

“胡思乱想”，就是对观察人生与社会的既成角度有所怀疑，有所反叛，有所颠覆，来一次对人类深层情感的再开掘，来一次对生活结论的重新审度与观照。

你会发现，生活会因此而变得更为有趣，更值得你咀嚼、品味。

譬如北京街头那些坐在马路牙子上等活儿干的青年农民们，一边放着他们谋生的工具：锯、斧、凿、铨，另一边摆着木牌，上书“做家具、封阳台、修沙发”之类。他们是不是如一些北京市民所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一些来城里赚钱谋生的随地吐痰不讲礼貌得机会就偷点儿啥的“盲流”？作为人，他们被忽视了，很少人会想到，他们每一个人也和我们一样，少不了委婉曲折的情感，逃不脱实实在在的心路历程。作为历史，他们更为人所不知，当然，连他们自己也浑然不觉：即便他们写回乡村的一张小小的纸片，都在缩短着开放的大都会和穷乡僻壤的距离；他们带回去的一件小小的新潮裤褂，都为乡民们带来了新的生活念想，带来了对美的重新理解……你是不是还觉得他们那样讨厌，那样添堵，那样不招人待见？

又譬如，“倒儿爷”，你是不是只看到他们的

粗俗、贪婪、暴发和挥霍？他们的活力呢？他们的坚毅和顽强呢？他们对“大锅饭”的蔑视，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洒脱呢？……

这样的“胡思乱想”能不能使你的生活有了点新的兴味？

这仅仅是一种联想的能力，还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我不知道，我的这种生活态度能不能被一些人理解、接受。

譬如我的女儿，我就挺为她着急——就说作文吧，干吗老要按老师规定的路子、老师表扬的路子写？你冒一次险，豁出去，挨一回批评，折腾一回，行不！

昨天，我的女儿又写了一篇作文，写他们学校校园里的动物笼子。

“他们肯定都说那动物笼子好，给我们长了多少知识啦，给我们带来多少快乐啦……”女儿说，“我才不那么写呢。我真可怜那些动物，它们被人关在狭小的天地里，兔子享受不到草地，鸽子享受不到蓝天……”

“哈，这才是我的女儿呢！”我说。

不知好歹

有一位画家朋友，叫葛小光，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多少年来都是他画的。当然，他绘画上的成就，主要并不在此。不过，因为画毛主席像，倒使他遇上了不少有趣的事。我没少了找他打听，有的事挺让人开心，有的事挺神奇，有的事还对人生不无启发。

“文革”中，葛小光所在的单位进驻了“工人宣传队”，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关于“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的决策。有一次，工宣队的师傅们决定要审查一下新画好的毛主席像。“毛主席的眼睛怎么画成了这样？”一位负责人指着毛主席瞳孔上的光点，义愤填膺，“你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想画毛主席得了白内障？你怎么能丑化毛主席？！”葛小光当然没有胆量抗辩，只好说：“那……

那你的意思是，把这白点儿抹了？”“当然要抹了！”画家听从了对毛主席感情最深、无产阶级立场最坚定的工人师傅的指示，把毛主席眼睛里的光点给抹掉了。然而，刚一抹掉，师傅又觉得不对劲儿，“怎么倒更别扭啦……”画家乐了，“能不别扭嘛！毛主席眼睛里那点儿神，全在您说的这‘白内障’上哪！”……

荒唐的当然是那个时代。在工厂里，那个老工人很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车工或钳工，可时代却偏偏要把他推到一个尴尬的位置。当然，他本人也不是毫无教训可记取。

越是你不懂的行当，你就越要当心，千万不要不知好歹。

可是，这人也怪，越是他不懂的行当，他还就越是容易不知好歹。

几周前，我到一家工厂深入生活。这家工厂的宣传科长告诉我，几天前某首长来过，听说工厂实现了电脑管理，谈话中没少了强调“搞好环境卫生”问题。开始，陪同的厂领导还没在意，后来才明白，原来，首长担心的是：“环境卫生搞不好，你们的电脑可就危险呀——现在不是有什么‘电脑病毒’嘛！”……这指示成为了全厂的笑料，有人估计，下一次首长再来时，说不定会为工厂